

第二章

維克托始終記得，拆去可供識別的西班牙帝國船帆件事，並非自己第一直覺所想的麼簡單，自馬尼拉出航後，船長阿弗瑞多在關起的船長室中，親口對自己說起。尼德蘭國與西班牙之間紛爭已久，各自派有間諜，為避免讓間諜發現我們次的航行，我們一定要換帆，一定要獨行。

「以常理推論，艾爾摩沙的航路被大員的尼德蘭人控制，大規模的船隊不好經過，肯定會被攔截，貨品被攔截損失太怕……如果我尼德蘭人，我肯定猜運補船隊會走東部上去，所以尼德蘭要攔截，就會派大部份船隊，在東南部下方，攔截我們！」

出發那一天，阿弗瑞多為了和航海日誌記錄者維克托說明航線，便攤開海圖，指著臺灣南方的左右兩路線。正常來說，季節要順航，就要從東部上去，像去年 1626 年佔領雞籠的船隊一樣。

「如果對方派了這麼多船過去右邊等我們，那我們就走左邊上去，而且我們一艘船，把帆卸下，這樣誰都不會發現我們啦，啊哈哈。」

維克托聽著阿弗瑞多的粗沙笑聲，便明白此行之危險，光是決定往艾爾摩沙的東或是西部上行前進，對水手而言，就已是一場足以致命的賭注。

在海面上忐忑航行數天後，維克托本以為，會遇到其他國家的海船襲擊，只是阿弗瑞多身為船長的多疑猜想，沒想到果真被敵軍追趕，儘管只是一艘風帆哨船，並非軍艦船團，但對未見識過戰事尚年輕的維克托來說，他無比心悸，忍不住作嘔，緊張到手腳不自覺地發抖。

維克托更難想像的是，船長阿弗瑞多竟毫無畏懼，反倒興奮地咬牙，雙手直敲船艙。

「船員們聽我指令，航行轉向，過去那個雨雲裡！」船長阿弗瑞多對前來報告的大副大吼，伸出手激動比著雨雲。「你們沒聽到嗎！」

「可是……」風吹起大副的髮，他直覺大喊回：「不行啊，我們的船……」

阿弗瑞多面對質疑，隨即更大聲斥責大副，看向全船：「我們沒有砲，不能擊沉他們，也不能被追到，快點，是命令，現在是戰場，違背軍令者，全都處死！」

維克托從沒看過阿弗瑞多怒吼，更證實心中的疑慮，這趟航行，絕對不只是單純補給。

在大海上的追逐，儘管已配有西班牙帝國最好的水手，可將「加雷翁帆船」發揮完整的航行能力，但船型天生的差異，偵查船的尺寸體型是小於貨船，他們只要稍微控制好速度，就能夠一路尾隨不放，放回「信鴿」回去駐軍地，此行的佈局，便有可能被尼德蘭軍隊知曉，甚至直接調。

這就是戰爭的感覺嗎？和「馬尼拉航線」經營許久的安穩不同，維克托重新審視自己的心態，面對可能的死亡，維克托快喘不過氣來，抄寫船長口喻的筆跡愈發凌亂。對方艘船雖然小，但若有配置一個砲，會不會靠到最近時，隨即發砲，打中船長室，自己的身軀便隨著砲彈而四分五裂……

「可惡啊，莉莉安娜，怎麼辦。」

手握住十字架，維克托無法再書寫下去，如果船沉下大海，自己的書寫記載又有何意義。但維克托也能理解船長所說的「開入雨雲之中」的確是避免被跟蹤的最好方法……所有海上船艦都會盡力避開各種雨雲，誰能知曉木制的加雷翁帆船能耐得住多大的風浪，在視線不清的雨雲之中，撞到多大片的尖利礁岩，遇到多強烈的落雷，說不定自己短暫一生，就結束在決定上。

「還想什麼，快點！」

阿弗瑞多卻毫不猶豫，再次怒吼之後，索性抽出了自己的佩劍，舉向天空大喊，所有船上人員看見船長佩劍，便開始操帆，轉動航向，船轉向後隨即駛入雨幕，天色明暗交際，船進入陰暗的鬼幕之中便不能回頭，巨大船身才一開入漆黑的雨雲，風勢便瞬間滿帆，風力拉著船傾向一旁，每道風力道強勁，颳人臉皮痛起，讓水手頭髮全飛起，吹得降下的雨水光是打到人身上，都如冰雹擊中人體一樣疼痛，每個人嘴中隨即被塞滿紛飛的海水鹹味。

維克托站在船長後方，眼看前方一陣閃電打來，照亮四週海面，讓維克托在風雨搖擺中，看向阿弗瑞多背影，維克托完全不能理解，這人身為軍人，竟然可以過樣的生活麼多年，難道他真的不懼怕船翻覆，解體，就麼死在大海波濤之中？

維克托腳下艘加雷翁帆船(Galeón)，此時已是全世界航海國家最常使用的大帆船，不管外型如何隨著時代演進，每一艘船都約 55 公尺長、高約 40 公尺、重約 500 多噸，可載貨至全船 1000 噸重，每艘船都可載運百人以上。

每艘加雷翁帆船後方的三角帆，與正面巨大的橫帆是它的特色，以風帆做為動力，有著更輕更修長的船身，讓船能航行得更快，可裝上艦炮當戰船，也可當貨船載貨貿易，也就是因為如此，所有大航海時代的國家都有著這型船艦，只能掛上不同的旗幟分別國籍。

但在風暴之中，過往愈是能讓船身航行快速的巨大帆面，此刻卻讓船如玩具般被風浪擺佈。船上載運著沉重貨物，在平常的海面上雖然平穩，此刻卻成為巨大負擔，一道道浪頭襲來，上、下、左、右，一個傾斜，船上的水手全擠到一邊，下一秒，再度推擠回原位，再下一秒，已完全無法預測自己會倒向何方，水手只好將繩子綁在自己腰際，隨風浪顛簸拉扯。

「船長，他追進來了！」

如此大浪之中，大副用望遠鏡看見後方艘槳船竟然不畏雨雲追上，這毫不妥協的行為，聽在全身被大雨淋溼的船長耳中，便知曉是軍事行為，這肯定是尼德蘭的船，或許他們已知我們缺乏武裝，或許他們想要觀察到最後一刻，如此更不能被這艘船追上。

「繼續往前！」阿弗瑞多興奮大喊，跑向甲板上，在幾乎傾倒的甲板上指揮眾人。
「繼續向前！」

就算這艘船的水手再有航行經驗，也無法面對這種特殊狀況，愈往前去，風雨愈大，浪頭已從數公尺高，逐漸疊高，看到遠方的十數公尺高，再往前去等同自殺。「再往前，可能會翻啊！」眾水手們在搖晃之間抓緊甲板物大喊，無法明白阿弗瑞多的想法，只見阿弗瑞多再次舉起佩劍，再度下令。

「往前衝去，不要停！」閃電又落下遠方，瞬間照亮船長阿弗瑞多的身影，真若鬼魅現身，這船長和過往貨船船長為保全船艦所做的決策截然不同，令眾水手無比吃驚，但在搖晃的生死交關之際，卻也只能聽令船長，接續所有操作程序。

對阿弗瑞多來說，這批水手訓練有素，是數年西班牙帝國「馬尼拉航線」最好的航海人才，操作帆船像精密齒輪，計算風向與風速，拉帆，轉帆，固定，再繫繩，流利調整帆向，直到風浪大到帆再也無法作用，船身已被風吹得傾斜三十度，再下去船一定倒下。

「收帆！」阿弗瑞多突然大吼，聲音在風雨之中被淹沒，他一邊扶著木條，一邊拉起被海浪擊倒的船員。「收帆，給我起來收帆！」幾個水手試圖起身，試著將巨大的帆面回收，僅讓海流帶著船移動，以免過大的風勢讓船身翻覆。

然而，海浪不等人預測，一陣浪將船捧起又向下摔下，震盪超過過往所能想像。在瞬間，維克托知曉這是翻覆之前的角度，他心底已絕望，自己勢必是死在次的航海中，維克托深喘口氣，緊抓木桿回到船長室內，將散落地面的日記撿起，折起之後，裝在牛皮縫紉的袋中，接著綁縛身上。

維克托知曉自己在這艘船上的目的，便是保存重要的航海日記，航海日記是航行任務的最高價值，就算死亡，也要為帝國保存日誌，留給後代作為重要的探勘資料。然而維克托也知曉，這次主動航行到風暴之中，和過往觸礁，或被海盜攻擊是截然不同的狀況，就算留下紀錄又有何用，維克托只得緊握住懷中的銀十字架項鍊，閉上眼睛，想起莉莉安娜。

「莉莉安娜，妳明白我正在大海上面對死亡嗎……」

「莉莉安娜，我答應妳的，我一定會做到，我一定會回去塞維亞……」

「莉莉安娜，我會回去，我會回去，我一定會回去妳身邊……」

閉上眼睛，維克托看不見外界風浪，只感覺到身體隨海浪上下擺動，大海是一隻巨大的手掌，將自己與船上下左右隨意擺弄，直到自己心底已靜默，將一切外在聲響都降到無聲——隨後，禱告竟然起了作用。

「船長——後面那艘船，沉了，沉了，它沉了啊！」

水手拿起望遠鏡狂叫著回報，就在聽到這消息一瞬間，維克托睜開雙眼，在船長室內有一條以繫繩綁住的望遠鏡，維克托搖晃間撐起自己身體，趕緊爬向前去拿起望遠鏡，從船艙後方看去，這艘小型的風帆船已被打散在海面上，看來是尖浪如鎚打破船身，使之成為破裂漂浮的木片，許多黑點在激盪的海面上浮沉，那勢必是落海的水手頭顱，風浪如此巨大，或許再過沒多久，他們就要沉沒於海面，消失於魚腹。

「哈哈哈哈哈——活該啊——自不量力啊！」阿弗瑞多面對風浪，看來愈是緊張，卻愈是興奮。「死吧，全去去死吧！」

阿弗瑞多一邊大喊，一邊拿佩劍砍向船木，如此才能將自己的氣憤發洩出。

維克托喘息不過來，耳際全是隨著搖晃撞擊船艙後的耳鳴，一雙手抓著欄杆雙腳試著平衡，維克托想著，若是我們沉沒勢必也是如此，就算再會游泳，成為海面上一顆顆漂浮的頭顱後沉到水中，最後成為魚蝦螃蟹的食物，大海吞噬著萬物，只有能在水中呼吸的魚才能存活，只要沉入海洋，便永遠消失於世界，永遠無人知曉自己死在何處……

維克托才剛如此想，一道巨大湧浪隨即讓船整個側向一旁，船長室內許多物品傾斜倒下，甲板上的人們被海水打翻，若不是身上繫繩子，早就全被海浪打走。

從十五歲多開始航海，維克托航海三年來從未曾如此暈眩，他終於承受不住晃盪，到外頭甲板上嘔吐，就在自己吐出食物的一瞬間，他眼角一側看見桅杆上的觀測手菲爾德，儘管身上綁著粗繫繩，卻被一個尖銳的浪頭撞擊飛起，隨後掉落到無法見底的浪中，這不到一秒鐘的瞬間，菲爾德隨即消失無蹤，只剩空盪的桅杆，以及原本繫在菲爾德身上的粗繩，被風吹得如旗幟擺盪。

落水之前的瞬間，維克托看著菲爾德無助的眼神，維克托愣住了，彷彿說著「救我」的眼神，就麼一閃消逝在浪花之中，儘管菲爾德未曾說出一字，但維克托全聽見了他的呼叫。兩人從航海學校的基礎水手知識開始學習，一路同船多年，若今日自己也在桅杆上，當過往的觀測手任務，勢必也落入海中，屍骨無存。

水手消失於海面的當下，就必須當作死了，這是水手之於大海的宿命。

「滾開！」船長阿弗瑞多大吼，撞開愣住擋路的維克托，跑向操舵手後方，原來此刻操舵手被滑動的木箱給撞暈，趴在地上滿臉鮮血，舵已被風與海流帶向全滿，轉向最左邊無法控制，船才會不斷原地迴轉，無法脫離這片暴風雨。

阿弗瑞多二話不說，抓緊舵盤與風雨對抗，全身筋肉暴脹起卻無法操控舵盤半分，維克托一看狀況緊急，只得暫時忘卻菲爾德的死訊，隨即跑上前去和船長一同轉著巨大的舵盤，但舵盤被水壓緊緊壓實，怎麼出力都轉不動，兩人咬牙轉動這生命之舵，咬到牙齦都流了血絲，沒想到風浪卻瞬間改變方向，讓舵盤突然快速轉動，甩著兩人跳起，重重跌摔甲板上。

「快，維克托，控制舵，讓風把我們吹往邊去——」阿弗瑞多趕緊爬起，抓起維克托的領口要他站起，阿弗瑞多航海經驗豐富，一眼就看出雨雲的移動方向，暴風雲團的出口就在左前方，阿弗瑞多和維克托緊壓向舵盤，讓船身移動的方向盡可能往出口去，舵盤重量壓迫全身，兩人肌肉緊繃地忍耐著，手臂靜脈因此突出變形，牙齒緊咬面貌扭曲，直到全身最後一絲一毫力氣榨出——突然，一陣暗與明交會之間，艘船終於改變方向，強烈的水流讓船隻被推離雨雲區域，維克托還沒想清楚自己發生什麼事，一道陽光突地照耀下來，船不顛簸了，海浪擠著船身到了另外一方去時，湧浪逐漸變小。

海象突地穩定，維克托爬起身看向甲板上自己的影子，他全身滴著海水，回頭看，金黃色太陽光絲穿過濃重黑雲，宛如神靈現身，光影只照耀著自己腳下這艘船。

「我還活著……我還活著……」維克托全身顫抖起，將近半小時的風雨，榨乾全船人的力量，甲板上眾人知曉逃過一劫之後，全癱軟在甲板上。維克托回過神來，轉頭看向方才的雨幕處，回想艘試圖追上的帆船早已失去蹤跡，勢必全員死在大海中。

那艘船上，一定是尼德蘭的人吧？千里迢迢來到世界的另外一個角落，就麼沉沒在大海之中，海洋是如此殘暴，只要是人，就和自己一樣有家庭吧，有著兄弟姐妹，子女，甚至子孫嗎？

不管是什麼語言、膚色，只要是人，面對恐懼都會害怕，面對離別都一樣會流出淚水。就像這些從呂宋找到的黑皮膚矮水手一樣，上船之前，面對與家人的分別。他們勢必也經過一次次嚴酷且無奈的口令：「追上去！」

隨後，任由風雨吹打，在驚慌與恐懼之中，失去呼吸而死——

「誰叫他要追上來，活該，活該，去死，全部去死——」

維克托突地大叫，雙手捶起甲板，口角還有嘔吐的食物殘渣與酸氣，在生死之際後，只要不是我去死，誰管這些人怎麼死。維克托哭喪著臉，眼角流下的淚水混入海水，他再度緊握住十字架，閉上眼睛，覺得渾身冰冷打顫，海水奪去他的體溫，太陽自破裂的雲朵中散出幾束光芒，照耀海面。

「把帆升回來！」阿弗瑞多喘息下令，拉起幾個昏迷的水手，把之前想要降下，卻只降一半的帆給重新升回去。

大風，滿帆，船身加速前進，向前繼續向前，阿弗瑞多清點人數，一場暴雨過去，三人落海失蹤，落海等於死亡，死亡之後將被遺忘名與姓，船艦的來處與去處皆是海洋，把船帆張開，繼續向前開去，將一切過去拋於後方。

維克托尚未回過神來，他一隻手握緊裝入航海日誌的牛皮袋，另隻手緊握住頸上項鍊上的十字架，儘管牙齒打顫說不出聲，維克托在穿透雲朵的金光照耀下，靜默在心中祝禱，一切的風雨都會過去，一切風暴都是神的試煉。

「莉莉安娜，我還活著啊，莉莉安娜，我真的還活著，我在遙遠的太平洋上，等我，我會回來，等我回去塞維亞，是我們從小一起相伴，長大的地方。」